

人類學返校

許瀨文 |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

某年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招生面試之前，好奇問碩士生：為什麼大學時讀人文社會科系？高中生怎麼得到大學選系的資訊？

碩士生回答，其實意外成份比較多。高中時期的老師雖然也在大學修過通識，但對於各個科系的內容並不清楚，也不知道大學教授面試時想要什麼，於是學弟妹延續學長姊升學成功的攻略與讀書計畫，先求有大學念再來想主修的問題。

面試會場裡，排排坐的大學教授則在面試過幾十個考生後，困惑地問：他們到底知不知道是來學什麼的？

升學為主的高中，以及接收升學高中學生的大學之間，有一道不只是「成績」與「評分」的門檻。高中以大學為目標在訓練學生，然而一路訓練下來的學習方式與學習內容，似乎無法讓學生在面對選擇多樣的大學時找

到方向。（這讓人想起二十年前日劇 Beach Boys 裡，身為奧運游泳選手的男主角沒有辦法在沒有水道的海裡面游泳。）

當升學令人更加焦慮之時，教育部推出「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導論課程」計畫，幫助高中生想像他們未來的科系。根據計劃網頁，它要「讓高中學生在成長過程及生涯規劃時，得以接受更完整而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教育，並在進入大學就讀時，以人文社



陽明高中祈願繪馬 (2017)

會科學科系為目標」。另一方面，這也是一個 trickle down (下滲) 的設想，要「讓資優班或實驗班的學術活動與教學成果，感染影

響其他的高中師生，導正高中生及社會各界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刻板印象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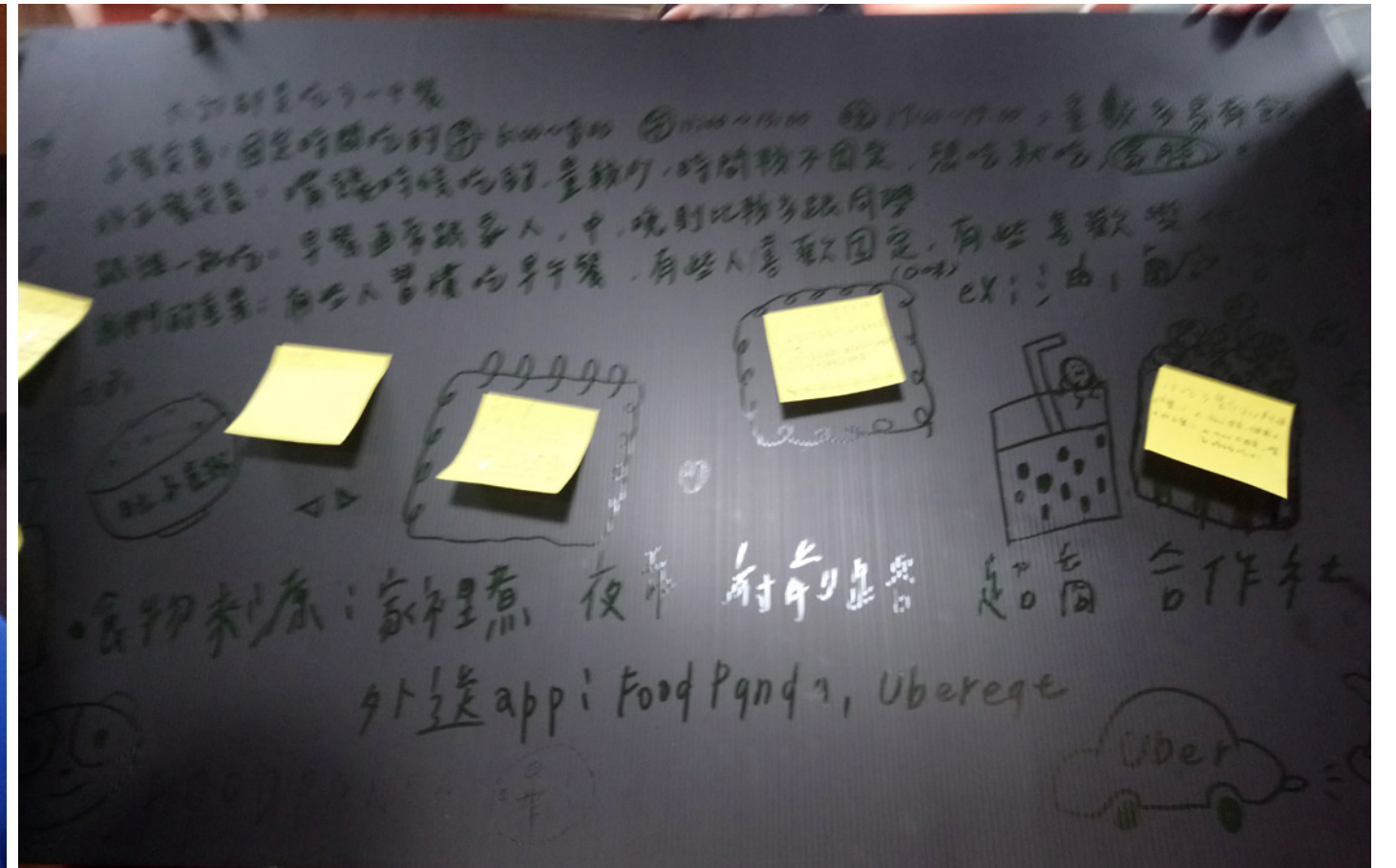
兩大目標指向了生涯必須「規劃」的新自由主義競爭邏輯、台灣菁英領導的功績社會導向、以及在這種競爭與功績制度下人文社會科學缺乏競爭力的「問題」。

因此，進入高中校園演講的教授，不只肩負「導正」視聽以及協助學生選擇生涯的雙重任務，也在幫人文社會科學進行一場資源與生存的競爭。在強調跨領域、學科邊界越來越具有彈性的當下，為了高中生「生涯規劃」目的而行的計畫，也必須在鞏固學科邊界的前提下進行。

幾年來，隨著清大通識中心鄭志鵬老師主持的計畫走訪桃竹苗多所高中後，發現在高中生眼裡，不只人類學，每個學科都很陌生，就連看起來可以與高中科目接軌的歷史、中文，也不一定是他們所理解或想像的。



左：苗栗高中學生進行小組討論（2019）



右：苗栗高中小組討論成果（2019）

高中科目與大學學科領域之間，並無法直接對應。於是，在解釋「人類學」之前，還會請學生想想：學科是怎麼區分的？從學科知識的範疇與知識取得的方式講起，才能說明人類學這個看似無邊無際的學科。四大分支起源的年代也距離他們很遠，必須讓他們設身處地思考，面對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時，會怎麼起手認識他們，才能找出四大分支的邏輯。把「人類學」區隔開的同時，卻也冒著把我們塞進邊緣、遠方、研究他者的刻板印象中。

不可否認，人類學的經典媚力在於遙遠的異文化，以及深入陌生地的田野工作。然而，高一學生有限的經驗與活動範圍，讓他們連自己的四周都還不太熟悉，要如何想像其他文化？把人類學的時空移動與尺度變化稍微反過來，把遙遠的人類學帶到身邊，把覺得正常的事物變得不正常，反向操作，讓學生

小明為什麼頭痛？



- 感染病毒而感冒
- 被寒氣入侵
- 有人對他施了巫術
- 被阿飄附身

課程投影片 (201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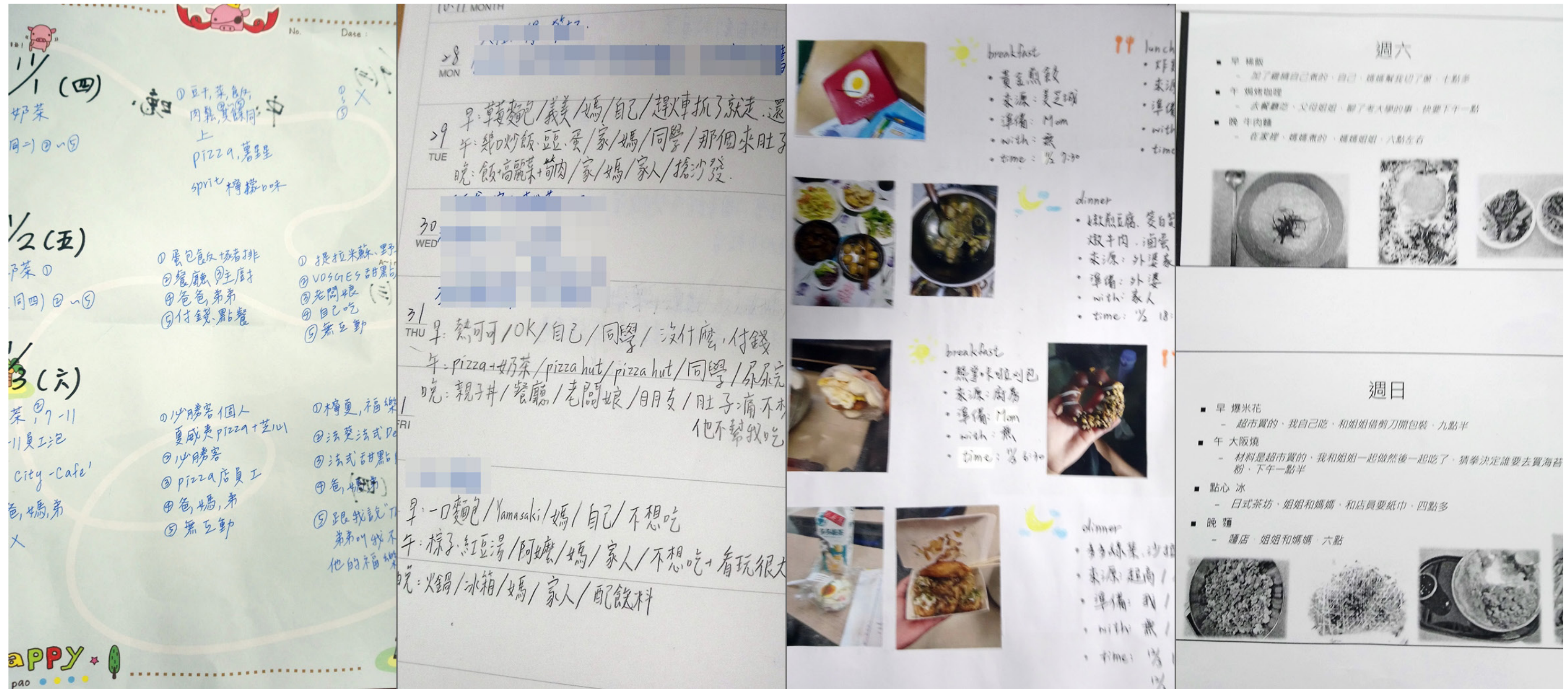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明要結婚

- 入贅到爸爸的上司家
- 念高中的16歲學妹
- 舅舅的女兒
- 王姓20歲女生
- 在咖啡店認識的24歲男生
- 以五十萬元換來的新娘
- 小明還太年輕不應該結婚



能把「人類學」的思考方式與研究方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反思自己的社會文化，是個必要的策略，也稍微緩解「人類學」只研究他者、甚至於等同族群研究的印象。

田野並不只是做紀錄，也不是獵奇式的探索，而是要靠田野資料來幫助我們了解一群人的社會與文化。所以，選擇距離高中生最近的「食」，從學生自己觀察與記錄的筆記，在課堂上一起找出我們如何組織社會（經



新竹女中學生的筆記 (2019)



新竹女中校園傳說 (2019)。

濟、政治、教育、家庭)、有什麼技術、怎麼為食物分類、怎麼學習關於食物與覓食的種種知識...等等。每次從資料找出脈絡的討論，都是一次「人類學觀點」的表演，也不

免在最後得到「人類學家的腦袋都不一樣」的評語。(被獵奇的其實是我們?)

在展現「人類學怎麼研究/怎麼想」之餘，透過這種沒有標準答案、但可能有尋求答案的標準過程的學習，也挑戰了「學習」的方式。

兩星期、四個小時的導論課程，終究還是菁英與升學導向，限制在資優班與實驗班，也在大學系所(學科)的框架之下進行。另一方面，雖然學生很熱情的帶我參觀過他們的校園農場和學校裡的便利商店、介紹附近的美食、分享體育課學的遊戲，也有機會和一些老師短暫討論他們的教學經驗與課程設計，但，整體而言，我們還是非常單向的進行知識傳播。

由上而下，由菁英出發，無論是進入校園，或是舉辦營隊，由大學(教授)出發的教學推廣，遇到升學的體制，似乎更加把人文社會科學留在學院高牆與學科邊界之中。

苗栗高中老師在課程結束後問：「我(高中老師)要怎麼把這些知識再發展成學生寒暑假能在家鄉操作的活動？」如果不以大學「人類學」系所為目標，超越學科框架與升學輸送帶，我們能怎麼教高中生人類學？什麼樣的人類學？